

梁晓声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睽注平民生活形态的众生相

人生真相

R E N S H E N G Z H E N X I A N G



梁晓声

人生



真相

REN SHENG ZHEN XIANG

湖南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人生真相/梁晓声著. —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
2002. 10

ISBN 7-5404-2870-8

I. 人... II. 梁... III. ①散文—作品集—中国—
当代②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③当代文学—文学评
论—中国—文集 IV. 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71220 号

人 生 真 相

梁晓声 著

责任编辑: 薛 健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 67 号 邮编: 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

2002 年 10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1.125

字数: 240,000 印数: 1—30,000

ISBN7-5404-2870-8
I·1971 定价: 20.00 元

若有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本社出版科联系调换



目 录

中国“尼采综合症”批判	1
精神之魂——论张澜	34
沉思闻一多	39
思考鲁迅	45
论恐怖及恐怖主义	57
敬 意	62
世界多元了么？	64
中国档案制度质疑	69
一半幸运 一半迷惘	74
窗的话语	91
沉默的墙	98
关于人	107
人生的真相	111
阅读“金钱文化”	117
现代与家庭	124



宽容，是一种进步	129
狮·人及其他	131
人·燕子和蛇	137
蜘蛛与壁虎	141
大象·小象和人	146
小垃圾女	153
“野草根”祭	160
怀 念	173
羊皮灯罩	179
金色年华是种什么年华？	186
为自己办一所大学	192
女人：美之树	197
好女人是一所学校	200
谁偷走了爱情？	207
皇帝文化“化”了什么？	211
我与电	216
母亲们，今天请休息	221
北京人速写	224
问官；问法——兼替农民马随意说话	230
论“泡沫”	239
论林黛玉的不“醋”	243

“贵族”断想	250
致北大“爱心社”同学们的信	254
阅读一颗心	260
人和书的亲情	268
论寂寞	272
爱读的人们	277
我最初的故乡是书本	284
时间即“上帝”	288
有，比没有的好——致东方	291
难能可贵——致一位大姐	296
世风，文风？——致梅毅	300
关于长篇小说《抽搐》的一封信	303
静夜时分的梁衡	306
关于“报小说”的话题——致冯骥才	313
让文学为大文化服务	317
人文奥运与文化北京	330
论慈善事业之当下意义	338
关于中国的“诊断”报告——评一套“环保”丛书	344
不须扬鞭自奋蹄——为老师袁越新作序	350



中国“尼采综合症”批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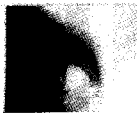
20世纪80年代之初，一个幽灵悄悄潜入中国。最先是学界的现象，后来是出版的现象，再再后来是食洋不化的盲目的思想追随乃至思想崇拜现象——并且，终于的，相互浸淫混淆，推波助澜，呈现为实难分清归类的文化状态。

因而，从当时的中国学界，到大学校园，甚至，到某些高中生初中生们，言必谈尼采者众。似乎皆以不读尼采为耻。

是的，那一个幽灵，便是尼采的幽灵。“思想巨人”，“上一个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大师”、“悲剧哲学家”、“站在人类思想山峰上的思想家”、“存在主义之父”、“诗性哲学之父”……

中国人曾将一切能想得到的精神桂冠戴在尼采幽灵的头上。刚刚与“造神”历史告别的中国人，几乎是那么习以为常地又恭迎着一位“洋神”了。

时至今日我也分不大清，哪些赞誉是源于真诚，而哪些推崇只不过是出版业的炒作惯技。





然而我对中国学界在80年代之初“引进”尼采是持肯定态度的。因为在渴望思想解放的激情还没有彻底溶化“个人迷信”的坚冰的情况下，尼采像是一剂猛药。

尼采“哲学”的最锐利的部分，乃至对几乎一切崇拜一切神圣的凶猛而痛快的颠覆。所以尼采的中国“思想之旅”又几乎可说是适逢其时的。

十几年过去了，我的眼看到了一个真相，那就是——当年的“尼采疟疾”，在中国留下了几种思想方面的后遗症。如结核病在肺叶上形成黑斑，如肝炎使肝脏出现疤痕。

这是我忽然想说说尼采的动机。

在哲学方面，我连小学三年级的水平都达不到。但是我想，也许这并不妨碍我指出几点被中国的“尼采迷”们“疏忽”了的事实：

一、尼采在西方从来不曾像在中国一样被推崇到“热发昏”的程度。

“存在主义的演讲过程中，尼采占着中心席位：如果没有尼采，那么雅斯培、海德格尔和萨特是不可思议的，并且，卡缪的《西西弗斯的神话》的结论，听来也像是尼采的遥远的回音”。

这几乎是一切盛赞尼采的中国人写的书中，一而再，再而三地引用过的话。普林斯顿大学考夫曼教授的话。

然而有一点我们的知识者同胞们似乎成心地矢口不谈——存在主义也不过就是哲学诸多主义中的一种主义而已，并非什么哲学的最伟大的思想成果。占着它的“中心席位”，并不能顺理成章地遂成“思想天才”或“巨人”。

又，尼采两次爱情均告失败，心灵受伤，终生未娶；英年早逝，逝前贫病交加，完全不被他所处的时代所理解，尤其不被德国知识界所理解。这种命运，使他如同思想者中的梵高。此点最能引起中国学界和知识者们的同情。其同情有同病相怜的成分。每导致中国学界人士及知识分子群体，在学界讨论和对知识者思想者的评述方面，过分热忱地以太浓的情感色彩包装客观的评价。

这在目前仍是一种流行的通病。

“上帝”不是被尼采的思想子弹“击毙”的。在尼采所处的时代，“上帝”已然在普遍之人们的心里渐渐地寿终正寝了。

尼采只不过指出了这一事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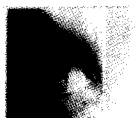
在西方，没有任何一位可敬的哲学家认为是尼采“杀死”了人类的“上帝”。只不过尼采自己那样认为那样觉得罢了。

而指出“上帝”死了这一事实，与在“上帝”无比强大的时候宣告“上帝”并不存在，甚或“行刺”“上帝”，是意义绝然不同的。尼采并没有遭到宗教法庭的任何判决，再清楚不过地说明了二者的绝然不同。

上帝是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老”死的。

关于尼采的断想

好在尼采的著述并非多么的浩瀚。任何人只要想读，两天就可以读完。10天内细读两遍也不成问题。他的理论也不是多么晦涩玄奥的那一种。与他以前的一般哲学家们的哲学著述相比，理解起来绝不吃力。对于他深恶痛绝些什么，主张什么，





一读之下，便不难明了七八分的。

我还是比较地能接受尼采是近代世界哲学史上的一位哲学家这一说法的。

尼采自诩是一位“悲剧哲学家”。

他在他的自传《看，这个人》中，声称“我是第一个悲剧哲学家。”大有前无古人的意思。

这我也一并接受。尽管我对“悲剧哲学家”百思不得其解。好比已承认一个人是演员，至于他声称自己是本色演员还是性格演员，对我则不怎么重要了。

在中国知识界第一次提到尼采之名的是梁启超。而且是与马克思之名同时第一次提到的。这是1902年，尼采死后第二年的事。

梁氏认为，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和尼采的个人主义，是当时德国“最占势力的两大思想。”

再二年后，王国维在《叔本华和尼采》一文中，亦对尼采备加推崇，所予颂词，令人肃然。如：“以强烈之意见而辅之以极伟大之智力，高瞻远瞩于精神界。”并讴歌尼采的“工作”在于“破坏旧文化而创造新文化。”

又三年后鲁迅也撰文推崇尼采。

“向旧有之文明，而加之抨击扫荡焉”；“然其为将来新思想之征兆，亦新生活之先驱。”一向以文化批判社会批判为己任的鲁迅，对尼采所予的推崇，在其一生的文字中几乎是独一无二的。可谓“英雄所见略同”，一东一西，各自为战却不谋而合。

到了1915年，陈独秀在《新青年》创刊号上发表文章，再

次向中国青年知识分子“引荐”尼采。那正是中国新文化运动兴起之时，需要从西方借来一面思想解放的旗帜。比之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尼采的个人主义更合那时中国青年知识分子的胃口。倘若中国的知识分子特别喜欢鼓吹文化的运动，而又能自觉谨慎地将文化运动限定在文化的半径内进行。因为文化的运动，不过是新旧文化势力，这种那种文化帮派之间的混战和厮杀。即使“人仰马翻”，对于统治却是安全的。对于文化人，也不至于有真的凶险。

而一个事实是，无论尼采在世的时候，还是从他死后的1900年到1915年中国新文化运动兴起之时，其在德国、法国、扩而论之在整个欧洲所获的评价，远不及在中国所获的评价那么神圣和光荣。事实上从他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问世到他病逝，其在西方哲学史上一直是一个被争议不休的人物。只有在中国，才由最优秀的大知识分子们一次次交口称赞并隆重推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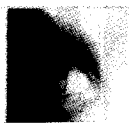
这是为什么呢？

关于中国知识分子的角色想象

中国之封建统治的历史，比大日尔曼帝国之形成并延续其统治的历史要悠久得多。在“五四”前，中国是没有“知识分子”一词的，有的只不过是类似的译词。“智识分子”便是。正如马克思曾被译为“麦喀士”、尼采曾被译为“尼至埃”。

早期中国文人即早期中国知识分子。

早期中国文人对自身作为的最高愿望是“服官政”。而





“服官政”的顶尖级别是“相”，相当于一国之总理。倘官运不通，于是沦为“布衣”。倘虽已沦为“布衣”，而仍偏要追求作为，那么只有充当“士”这一社会角色了。反之，曰“隐士”。“士”与“隐士”，在中国，一向是相互大不以为然的两类文人。至近代，亦然。至当代，亦亦然。“士”们批评“隐士”们的全无时代使命感，以“隐”作消极逃遁的体面的盾。或“假隐”，其实巴望着张显的时机到来。“隐士”们嘲讽“士”们的担当责任是唐·吉诃德式的自我表演。用时下流行的说法是“作秀”。或那句适用于任何人的话——“你以为你是谁？”无论“士”或“隐士”中，都曾涌现过最优秀的中国文人。也都有伪隐者和冒牌的“士”。

在当今，中国的文人型知识分子，依然喜欢两件事——或在客厅里悬挂一幅古代的“士”们的词联；或给自己的书房起一个“隐”的意味十足的名。但是当今之中国，其实已没有像那么回子事的“隐士”，也正如已缺少真正意义上的“士”。

然而，毕竟的，我认为，新文化运动，是中国近代的“士”们的时代，不是“隐士”们获尊的时代。

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准确地说，中国的文人知识分子们，确乎的被封建王权，被封建王权所支持的封建文化压抑得太久也太苦闷了。他们深感靠一己们的思想的“锐”和“力”，实难一举划开几千年封建文化形成的质地绵紧的厚度。正如小鸡封在恐龙的坚硬蛋壳里，只从内部啄，是难以出生的。何况，那是一次中国的门户开放时代，普遍的中国知识分子，尤其中青年知识分子，急切希望思想的借鉴和精神的依傍。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有煽动造反的嫌疑，何况当时以暴力推翻旧世界

为己任的中国共产党还没成立。于是尼采著述中否定一切的文化批判主张，成为当时中国社会思想者们借来的一把利刃。由于他们是文化人，他们首先要推翻的，必然只能是文化压迫的大山。马克思与尼采的不同在于，马克思主义认为，更新了一种政权的性质，人类的新文化才有前提。马克思主义否定其以前的一切政权模式，但对文化却持尊重历史遗产的态度；尼采则认为，创造了一种新文化，则解决了人类的一切问题。

尼采的哲学，其成分一言以蔽之，不过是“文化至上”的哲学。或曰“惟文化论”的哲学。再进一步说，是“惟哲学论”的哲学。也是“惟尼采的哲学论”的哲学。

“借着这一本书（指他的《查拉图斯特拉》），我给予我的同类人一种为他们所获得的最大赠予。”

“这本书不但是世界上最傲慢的书，是真正属于高山空气的书——一切现象，人类都是躺在他足下一个难以估计的遥远地方——而且也是最深刻的书，是从真理的最深处诞生出来的；像一个取之不尽的源泉，任何盛器放下去无不满载而归的。”

语句的不连贯难道不像一名妄想症患者的嘟囔么？

“我用十句话说出别人用一本书说出的东西；说出别人用一本书没说出的东西。”

“这种东西（指他的书）只是给那些经过严格挑选的人的；能在这里作一个听者乃是无上的特权……”

“我觉得，接受我著作中的一本书，那是一个人所能给予他自己的最高荣誉。”

“能够了解那本书中的六句话（指《查拉图斯特拉》）——



也就是说，在生命中体验了它们，会把一个人提升到比‘现代’人类中的优智者所到达的更高的境界。”

以上是尼采对他的哲学的自我评价。在他一生的文字中，类似的，或比以上话语还令人瞠目结舌的强烈自恋式的自我评价比比皆是。

而对于他自己，尼采是这么宣言的：

“我允诺去完成的最后一件事是‘改良’人类。”

“这个事实将我事业的伟大性和我同时代人的渺小性之间的悬殊，明显地表现出来了。”

当我得以完整地阅读尼采，我不禁为那些我非常敬仰的，中国现代史中极为优秀的知识分子感到难堪。

因为，我无论如何不能得出这样的结论——他们之所以优秀和值得后人敬仰，乃由于读懂了尼采的一本散文诗体的小册子中的六句话。

我只能这么理解——中国历史上那一场新文化运动，需要一位外国的“战友”；正如中国后来的革命，需要一位外国的导师。

于是自恋到极点的尼采，名字一次次出现在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文论中。

这其实是尼采的殊荣。

尼采死前绝想不到这一点。

如果他生前便获知了这一点，那么他也许不会是四十五岁才住进耶拿大学的精神病院，而一定会因为精神的更加“高迈”更早地住进去……

在中国，我以为，一位当代知识分子，无论其学问渊博

到什么程度，无论其思想高深到什么境界，无论其精神的世界自以为纯洁超俗到多高的高处，一旦自恋起来，紧接着便会矮小。

关于鲁迅与尼采

排除别人不提，鲁迅确乎是将尼采视为果敢无畏地向旧文化冲锋陷阵的战士（或用鲁迅习惯的说法，称为“斗士”、“猛士”）才推崇他的。

对比鲁迅的文字和尼采的文字中相似的某些话语，给人以很有意思的印象。

尼采：

“我根本上就是一个战士，攻击是我的本能。”

“我的事业不是压服一般的对抗者，而是压服那些必须集中力量、才智和豪气以对抗的人——也就是可以成为敌手的那些对抗者……成为敌人的对手，这是一个光荣决斗的第一条件。”

“我只攻击那些胜利的东西——如果必要的话，我会等它们变成这样时才攻击它们。”

“我只攻击那些我在攻击时找不到盟友的东西”

“我不是一个普通的人，我是炸药。”

……

总而言之，尼采认为自己的“攻击”，是这个世界上惟一种“超人”式的“攻击”。因而是他的“敌人”的自豪。

鲁迅：





“要有这样的一种战士——已不是蒙昧如非洲人而背着雪亮的毛瑟枪的；也并不疲惫如中国绿营兵而佩着盒子炮。他毫无乞灵于牛皮和废铁的甲胄；他只有自己，拿着蛮人所用的，脱手一掷的投枪。”

“那些头上有各种旗帜，绣出各样好名称：慈善家，学者，文士，长者，青年，雅人，君子……头下有各样外套，绣出各式好花样：学问，道德，国粹，民意，逻辑，公义，东方文明……

“但他举起了投枪。”

即使“敌人”们发誓，其实自己有益无害或并无大害也不行。

“他微笑着，偏侧一掷，却正中了他们的心窝。”

纵使“敌人”们友好点头也不行。

因为那战士“知道这点头就是敌人的武器，是杀人不见血的武器，许多战士都在此灭亡，正如炮弹一般，使猛士无所用其力。”

于是战士一次次举起投枪。

那样的战士，他是“真的猛士，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

鲁迅一生都在呼唤“这样的一种战士”，然而终不可得。

事实上“这样的一种战士”是要求太过苛刻的战士，因为几乎等于要求他视其以前的所有文化如粪土。

因而鲁迅只有孤独而悲怆地，自己始终充当着这样的战士。

他“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